

永懷民國元勳黃公昌毅教授

李發強



黃公昌毅教授遺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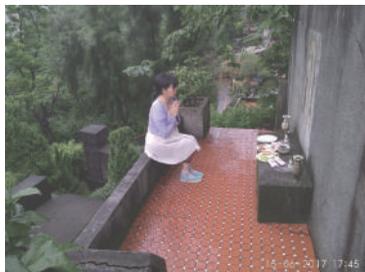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前言

當前世衰道微，戰亂頻仍。最不幸者為國父中山先生英年早逝，致使其一本中華傳統文化、西方進步思想，暨其個人所見，以倫理、民主、科學為基礎，所創立的三民主義，因內憂外患而失去建國機會。幸有中華民國繼續奮鬥。才使中華文化未致中斷。但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，至今兩岸國際，因大陸堅持「九二共識」，台灣民進黨「要去中國化」，隨時都會引起戰火，使台灣海峽成為世界最危險的地區。因此想到難道我們已經忘記我們都是炎黃子孫，中華文化的「人德並重」和「萬物並存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的傳統精神，已經不存了嗎？

我想世人應該知道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曾說：「十九世紀是英國世紀，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；希望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，以理運大同化解人類生存的危機。更有七十五位諾貝爾得獎人一起在巴黎開會，會後向世界宣告說：「人類要生存下去，就要向兩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孔子學習智慧。」因為人類正面臨「文化衝突、道德淪喪、科學顛倒、地球汙染」的生存危機，英國物理學家霍金早就預言：「地球的生命，不會超過兩百年。」、「戰爭無情和平無價。」難道萬物之靈的人類，要坐以待斃嗎？

同時令人痛惜的，就是一生追隨國父的黃公昌穀教授，從記錄三民主義演講到國共內戰後，就隻身來台弘揚三民主義，以致隻身終老台灣。何其令人敬佩。

我和黃公結緣，遠在中學時，就知黃公大名，另是在我就讀政工幹校研究班一期（同碩士研究所）時，適黃公應聘擔任三民主義教授，因其亦為湖北人，曾專程敬候，受到極為親切的交談，以致而後，我在中學、大學任教時，擔任三民主義和國父思想的教學，都是受其影響，很是感到勝任愉快，而後竟因李登輝愚蠢決定，不教、不考、不講三民主義，真乃「衣冠未改，心肝已變」，成為歷史最大罪人，其生前敢於認日做父，說「釣魚台」是日本領土、「南京大屠殺」絕非事實等，是「去中國化」之禍首，在其死後，有國人大放鞭炮；在其遺照上潑紅漆，而執政黨將其遺體安葬於五指山國軍公墓，試問其靈魂將何以得安心？



黃公外孫女楊迎女士
於黃公墓地向黃公祭拜



黃公墓碑

我在台灣曾忝任湖北同鄉會理事長八年，並編輯「人物誌」，以紀念湖北時賢，黃公曾先予編入，對其身世，一生為國弘揚三民主義，無愧民國之勛，每次讀餘，無不敬佩不已，深以為榮。

而今感到諷刺的是，其外孫女楊迎女士之夫婿陸家聲博士，現任教台灣科技大學，依常理早應來台相聚，但楊迎女士尚在廣州，為申請來台，必須有相識之在職人擔保，竟無人可擔保，幸在鄉親徐永柏教授幫助之下，使我變不可能為可能而成為擔保人，因其在我擔任湖北同鄉會理事長八年時，其為蒐集黃公報國資料而相識。但又因兩岸疫情嚴峻及家庭困擾，無法順利來台，但願上天保佑，終能順利來台。

早年家世

黃公於 1890 年 6 月 28 日，生於湖北省蒲圻縣。其遠祖原係江西，因避匪亂而遷湖北，其父姚蘭公，號秀珊，為書香門第，由族中公費成為拔貢，曾任蒲圻縣勸學所所長，並在家鄉興辦縣立私立秀珊小學。

黃公三歲入學，七歲讀完四書、左傳，十餘歲時，獨自到武漢入新學，十六歲，自湖北理化專科畢業，繼考入天津北津大學工科冶金班，畢業後奉派湖北辦理電報通訊業務。

革命人生

黃公回到湖北時，正值辛亥革命前夕，武漢有共進會、文學社等革命組織，同時清廷加劇鎮壓革命組織。黃公以郵電通訊之便，暗中支持革命。1911 年武昌起義後，1912 年三月，經同鄉但燾（中國同盟會湖北支部主盟人）介紹加入同盟會，1914 年經湯化龍（原湖北諮議局議長）保荐黃公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四年，獲冶礦碩士學位，應聘到美國哈殼冶煉公司從事研究。

1919年，中國發生五四運動，黃公為愛國放棄美國工作，回到廣州向國父投書申請報國，國父先介紹其至惠州石井兵工廠任工程師。1921年兩廣統一後，在桂林設大本營，邀黃公為侍從秘書，隨駐桂林，往返廣州、韶關、贛州聯絡革命。1922年，在平定陳炯明之亂後，國父回到廣州任陸軍大元帥。黃公隨國父回廣州，歷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宣傳委員、財政委員，參與籌建中央銀行，並擔任會計司長、金庫庫長等要職。

1923年1月27日至1924年9月，國父常在周日赴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演講「三民主義」，黃公每次均隨侍前往任演講速記，隨後校譯、整理並發表，共計十六講，十五萬餘字，同時國父之「建國大綱、五權憲法、及黃埔軍校成立之日（1924年六月十六日）開學訓詞，及陸軍軍官學校校歌、國歌等，都由黃公整理成文。其間並隨國父參與籌備廣東大學和黃埔軍校，並任黃埔教官，功莫大焉！

1924年，第二次直奉戰爭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，隨後致電南京政府，邀國父共商國事，國父於1924年11月13日，邀夫人宋慶齡等人由廣州北上，黃公隔日前往，國父一行自廣州經上海、日本、天津到達北京。途經天津時，國父重病，黃公代國父接待外國記者，並代宣傳三民主義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在天津張園。黃公手呈自己的記國父自上海經日本北上的言論底稿，請國父校閱，國父校閱後告訴黃公說：我從前記有「三民主義」十六講原稿，係分別三種主義保存於廣州大本營室內之書桌上下，其中「民生主義」未及親自校閱，其餘均經校閱，他日你回廣州時，需即向該看守人員檢查，負責保管。

1925年三月十一日，國父逝世前夕，黃公對「總理遺囑」，抄錄並保存，1926年，黃公撰寫《中山先生北上和逝世前夕回憶錄》，由上海民族書局出版。

1929年6月1日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根據國父遺囑，將國父陵柩自北平香山碧雲寺移往南京，安葬於金山南麓的中山陵，（1926年奠基），舉辦奉安大典時，黃公是八位扶靈人之一。

1926年3月12日黃公在國父逝世一周年大會上講話。同日，日本軍艦掩護奉軍軍艦在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，被國民軍擊退，時稱「大沽口事件」。三月十六日，日本以此事聯合英國、美國等八國，向段祺瑞臨時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，此即「八國最後通牒」。三月十七日，北京各團體在北京大學召開聯絡會議，決定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進行示威遊行，抵制「八國最後通牒」。黃公、李大釗、林森、于右任等十三位，被推為大會主席團。三月十八日，北京各界五千餘人在天安門集會，由李大釗主持大會，黃公代表大會對「八國最後通牒」的駁復，當天隨後便發生了「三一八」慘案。

1925年黃公任廣州國民政府秘書長、監察委員。1926年，任武昌市政府教育廳長，1927年，任武昌市市長，1928年，黃公轉任建設廳長，黃公之座右銘是：「做大事、不做大官，不置私產」以還其對市政之誣陷。

投身教育

黃公在建設廳長任內曾遭誣陷，狀紙曾轉呈蔣公中正，蔣公簽「未必盡然」，才使事態不了了之，黃公并因此倦於仕途，曾赴上海。因陳濟棠將軍之邀，重返廣州，入居東山梅花村，執教國立中山大學，擔任三民主義及鋼鐵課程講座，並從事編著「國父遺教叢書」、「科學概論」及譯著「鋼鐵金相學」等書。但因抗戰軍興，廣州飽受日機轟炸，無法上課，黃公轉赴重慶擔任湖南省主席薛岳之駐渝代表，（黃公曾任黃埔軍校教官，時薛岳將軍為其學生）。

1941年冬，黃公因故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，後任中大工學院長，從此終身任教。民國三十八年，中共至中大後，原擬利用黃公製造問題，黃公未為所用，且遠避澳門任教。

民國四十年七月，在台好友鄭公彥棻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，力助來台，出任政工幹校三民主義教授，中央警官學校國父遺教教授，並應聘為教育部特約編纂，創辦國父遺教出版社，自任社長，出版〈國父遺教叢書〉、〈三民主義、五權憲法〉、〈國父遺教圖表〉、〈民權平衡治國政理圖〉、〈縣市自治行使民權圖〉、〈三民主義文化體系圖〉、〈國父逝世前五年之中國國民黨史料〉、〈國父遺教讀本〉、〈國父遺教綱要〉、〈國民建黨革命六十週年紀念日蔣總統輓詞之研究〉，此外還有〈科學概論〉與譯著〈鋼鐵金相學〉等等，並曾利用暑期，三度環台旅行，舉辦三民主義學術展覽會、演講會與座議會，多方宣揚國父遺教與總裁訓詞。編著國父遺教讀本，用心之深，無人能比，感佩曷如。

黃公於民國十三年雙十節，由劉成禹、郭泰祺兩先生介紹與王蕙芸女士結婚，先後生長女伯雲、次子仲雲、三女叔雲、四女季雲。叔雲係楊迎女士之生母，現已92高齡，因健康欠佳，不幸於本（2021）年10月2日病逝廣州醫院。楊迎女士因傷心過度，亦健康欠佳，但願上天保佑早日完成母親後事並早日來台與夫君陸教授團聚。楊母夫婿楊國鋒公，係山東名人。



楊迎女士之母
黃叔雲夫人遺照（2018-01-21）

黃公一生忙碌不慎於民國 48 年六月二十四日，搭公車赴校授課不慎跌傷腿部，加以哮喘宿疾，時癒時發，經歷中西名醫診治，迄至十二月六日，終以年邁力衰，回天乏術與世長辭。享年七十，痛哉！

黃公追隨國父革命，累參機要，宣揚主之義，終身不懈，對個人家庭，不事積蓄，所謂公而忘私，國而忘家，真是當之無愧！

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七日，上午八時，由鄭彥棻、徐源泉諸公，假黨中央委員會會議室舉行治喪會議，公推何應欽上將為治喪主委，鄭彥棻、賀國光二公為副主委。十日在台北殯儀館舉行大殮公祭，禮堂正中懸掛總統賜頒「至業長昭」橫額，右為副總統所頒「載筆千秋」，左為監察院院長于右任題「功在黨國」輓額，靈堂內外滿佈花圈，四壁懸滿輓幛，八時大殮，由治喪會何主委主持，並由馬超駿、朱家驊、萬耀煌、黃季陸四公覆蓋黨旗，十時公祭，至二時半祭畢。民國四十九年元月十四日，治喪會決定於十七日安葬。是日下午二時三十分，在民權東路殯儀館舉行啟靈祭後，安葬於台北六張犁極樂公墓，由治喪會鄭副主委主持安靈禮，蔣經國先生等有送行，執紼親友數百人，素車白馬，備極哀榮，從此一代忠貞，長眠地下。

治喪會為弘揚先生願望，將遺款併籌措所得款項於五十一年七月，正式成立獎學金管理委員會，用以作為三民主義獎學金，嘉惠後學，闡揚主義，斯亦足堪告慰黃公於九泉矣。

黃公一生弘揚三民主義，不遺餘力，筆者有緣拜識，並與其外孫女楊迎女士、陸家聲賢伉儷相識，深佩鸞鵠情深。今 (2021) 年，是黃公冥誕 131 週年，逝世 62 週年，承囑為黃公為文誌念，深以為榮，惟筆者年已九八，才疏學淺，詞難達意，尚請厚諒，幸甚。